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行 水 金 鑑

(三 十)

傅 澤 洪 錄

武 漢 大 學

圖 書 館 藏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大 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行 水 金 鑑

(三十)

傅澤洪錄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二

運河水

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左傳

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一作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杜預春秋左傳注射陽湖古射陂也在

今山陽縣東南八十里與鹽城寶應二縣分水縣西有山陽濱即古邗溝其縣北五里之北神堰即古末口也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

於黃池國語

江淮漕運尙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道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宋徽宗宣和三

年詔

揚州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

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哀十三年會黃池注云陳留封丘縣南有

黃亭近濟水此自淮入汴之道也閻若璩云按此句從初刊本增補困學紀聞

吳越春秋吳將伐齊自廣陵闕江通淮曰渠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又名

中瀆水。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是也。山陽本漢射陽縣。屬臨淮郡。晉義熙中。改曰山陽。吳幼清云。江北淮南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二水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築隄。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渭按。後世堰閘之法。可以隨時啓閉。舟至則開。舟過則閉。今運河諸閘皆然。不聞有拽舟之事。邗溝當亦如此。且左氏明言溝通江。淮。何以云未嘗通流邪。或問吳自哀九年。溝通江。淮。之後。十年伐齊。十一年又伐齊。十二年會魯於臺。十三年會晉於黃池。國語云。夫差既退。使告勞於周。曰。余沿江沂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其所沿沂者。非卽邗江至末口之道乎。曰。非也。射陽以南之水。引江以通湖。不可謂之江。射陽以北諸路。由湖以達淮。不可謂之淮。其所稱沿江沂淮。蓋卽禹貢揚州之貢道耳。何以知之。邗溝之開。杜注但云通糧道。其水未必能深廣。觀隋開皇中。山陽瀆既開。而猶不勝戰艦。則吳人所乘餘皇戈船之類。不可由此瀆明矣。故哀公十年。公會吳伐齊。左傳云。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三年。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嚮使伐齊。由邗溝。則徐承何獨帥舟師泛海。其自會而歸。越師欲絕其路。亦必沂江而不沂淮矣。故知吳王沿江沂溝。仍用禹貢揚州之貢道也。禹貢維指。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孫武

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糴之處受害。按馬賈百里賦

納糴。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則物重。運載而糴者爲近賦。物輕而糴者爲遠賦。若數千里漕運。其費百倍。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芻藪

令疾至。故曰飛芻也。輓。粟謂引車兩也。音晚。起於黃腫。直瑞反。又音誰。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腫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瑯琊。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黃

即今黃縣。腫即今文登縣。並今東牟郡縣。瑯琊今高密郡瑯琊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杜佑通典。

漢興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曰。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倉以積

官儲者是也。
史記平準書。

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

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文獻通考。

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鑿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

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

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

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

苦甚多也。通典

當是時漢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音義曰鍾六斗四升又興十餘萬人築

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史記平準書

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捐漕省卒

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以為表者循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是名也

悉發卒徐廣曰云悉衆一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隱曰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潘氏也係音系從山東西者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限

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源自嶺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管澤山北東南流入并州即西南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溉皮氏汾陰下正義曰

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是也引河灌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

千頃故盡河壩棄地韋昭曰壩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也索隱曰又音人兌反民芟牧其中耳索隱曰芟乾草也謂民牧芟及牧蓄於中也今槩田之度可得

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

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索隱

曰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續曰褒

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續曰褒城縣北五十里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九十八里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漢書溝洫志褒水通河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褒城即褒中縣也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

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也。在州之西五十里。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

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正義曰。南陽縣。即今鄧州也。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

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正義曰。限之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南。淮南。皆經砥柱。今並從沔。便於三門之漕也。便於砥柱

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

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湍字一本作洄。不可漕。史記河渠書。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

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期。功

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史記平準書。

漢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漢書武帝本紀。

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後漢書明帝本紀。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入都貢賦。重于用

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

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

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

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

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文獻通考

鄧訓字平叔。南陽新野人。永平中。理摩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今嵐州羊腸坂是也。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

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

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遷護烏桓校尉。

後漢書 古今注云 永平十年 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 通漕船也 卽此

漢章帝建初三年夏四月己巳罷常山呼沱石臼河漕。後漢書章帝紀 石臼 河名也 在今定州唐縣東北 時鄧訓上言此漕難成 遂罷之

虞詡遷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由沮至下辯。

沮及下辯 並縣名 沮今興州順政縣也 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 沮音七余反。數十里皆燒石剪水。開漕船道。續漢書曰 下辯東三十餘里 有峽中當泉水 生大石 障塞水流 每至春夏 輒溢沒秋稼

壞敗營郭 詡乃使人燒石 以水灌之 石皆拆裂 因鑄去石 遂無泛濶之患也。以人僦直僱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後漢書虞詡傳 興州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 成州今鞏昌府成縣 漢並囑武都郡 唐爲興州 成州 明一統志載 虞詡武都太守 開漕船運 水運通利 初到郡 戶纔盈萬 詡招還流散 增至四萬戶 明徐貞明作西北水利議 亦曰虞詡復三郡激河浚爲渠屯田 而省內郡之費 皆以表揚其有功德於民也 今陝西通志 詡名宦傳 竟軼其事

漢獻帝建安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三國志

漢獻帝建安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三國志

漢獻帝建安十一年鑿渠自淖沱入泲水。孤音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洵音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三國志。

三國時遼西烏桓以袁尙兄弟入塞。曹操將討之。乃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淖沱入泲水。謂之平虜渠。一自洵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說文泲水出鴈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洵水出無終西山。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于潞河。又東合泉水渠口。曹操所築也。渠東至樂安亭。南與瀘水合入海。按二水當時通漕以制遼左。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卽淖沱入運處也。唯泉州渠乃在京北。而東入遼海。不知定在何處。若因其遺跡通之。以饋平盧遼西。亦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筆塵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九月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三國志水經注。是年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後漢書張純傳。陽渠在洛陽城南。

賈逵爲豫州刺史。州南與吳接。逵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鄆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三國志賈逵傳。逵黃初中。刺豫州。考績二千石以下不如法。文帝稱爲真刺史。布告天下。以豫州爲法。逵卒。吏民追思。爲刻石立祠。見一統志。

鄧艾遷尙書郎。時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

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宣帝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舉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患艾所建也三國志鄧艾傳

魏正始三年三月奏開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四年秋九月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晉書宣帝紀本

大皇時使陳勳於句容縣鑿開水道立十二埭以通吳會諸郡故船不復由京口吳錄

晉武帝泰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晉書武帝本紀

杜預都督荊州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執識智名與勇功晉書杜預傳

李矩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晉書李矩傳

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塢洛陽記曰千金塢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

千金塢積石爲塢。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塢。塢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塢。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水。此有誤。當云此水衡渠止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文帝修王張故績也。塢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也。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塢。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塢遂成。水歷塢東注。謂之千金渠。逮於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脇下文云。大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并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塢。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澇卽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爲今塢。宋本作損棄大功。故爲今塢。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爲瀉。宋本作瀉。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輸。宋本作輸。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塢。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代龍渠卽九龍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塢。公私賴之。水積年渠塢頽毀。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修復故塢。按千金塢石人西脇下文云。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孤立。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塢新成。未患於水。是以不敢預修通之。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磧淪敗。故迹可馮。水經注。

兗州既平廟諱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爽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

運漕晉書謝幼度傳

隋文帝受禪薛胄三遷兗州刺史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決令

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北史薛胄傳

隋文帝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尙虛議爲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于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輳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濱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卽成阻閼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操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甚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成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沂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殷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

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諸州。達於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沈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因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隋書食貨志。

隋文帝開皇四年六月壬子。開渠自涇達河。以通運漕。隋書高祖本記。

蘇孝慈爲太子右衛率兵部尙書。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于是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隋書蘇孝慈傳。

開皇中。徵衍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北史郭衍傳。

隋文帝開皇七年夏四月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隋書高祖本記。

隋煬帝大業元年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隋書煬帝本紀。

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或曰浪宕渠。或曰浚儀渠。或曰石門渠。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於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桓温將通之。

而不果者。晉太和之中也。劉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以漕運者。義熙之間也。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之。起滎陽入淮。千有餘里。更名之曰通濟渠者。隋大業之初也。後世因其利焉。曾子固集

隋煬帝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隋書煬帝紀本

大業元年。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五十餘萬開通濟渠。自河起滎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南諸州郡丁

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造龍舟。兩岸爲大道。種榆柳。自

東郡至江都二千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爲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三年

六月。敕開永濟渠。引汾水入河。又自汾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於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大業雜記唐允恭曰。綱鑑

大業元年。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於濟。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發明云。邗溝卽官河。在揚州府城北一百二十里。昔吳王夫差將北霸

中國。自廣陵城東南邗城下築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又西北入淮。一名漕河。江溝未詳處所。愚按。江字連上。當以開邗溝入江句絕。溝字連下。當以溝廣四十步爲句。觀大業拾遺可知。發明以開邗溝入江

溝爲句。且云江溝未詳處所。良由句讀誤也。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觀廣陵圖。翼日與大臣言。欲泛巨舟。自洛

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

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

時王離畝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臣皆默。帝乃出敕。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卽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淵爲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署命之爲卞渠。因名其府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爲吏。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旣集。東西橫布數千里。及開汴梁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功旣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旣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舳舻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開河記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河陰後屬孟州。汴

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卽浪濬與浪蕩同渠也。隋志在浚儀縣九域志汴水

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鬪。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於澗。至靈王時。穀水盛

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山海經澗水西北流。注於穀水。通典穀水本澗水。經苑中入於洛。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

經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在孟州汜水。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

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

寶應縣北流入淮。因學紀聞閩若璩按王氏引杜注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注疏作宋口者非。又自楚州寶應縣十字宜衍。蓋上文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江入淮也。

大業六年十二月。敕開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水面闊十餘丈。又擬通龍舟。驛宮草頓。並

足。欲東巡會稽。大業雜記

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於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

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揚子達於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爲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因沁水南

連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國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

下。江河淮泗。通流爲一。則通濟之遺也。滹沱。豫章。則永濟之遺也。煬帝此舉。爲其國促數年之祚。而爲

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邊城之利。皆

非長城之墟耶。嗟夫。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道也。筆塵

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百世之後。賴以通濟。通漕類編。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二

運河水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駝。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爲戍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值。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唐書食貨志。

唐高祖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舊唐書食貨志。隴州汧源縣有五節堰。

引隴川水通漕。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開。唐書地理志。汧源縣今省入陝西鳳翔府隴州。陝西通志云。五節堰今廢。

唐高宗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鈺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唐書食貨志。

唐高宗咸亨三年。關中饑。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運晉絳州倉粟以贍之。上委以運職。河、渭之間。舟楫相

繼會於渭南。自師順始之也。舊唐書食貨志。

趙州昭慶縣有澧水渠。儀鳳三年令李廟唐書地理志開以溉田通漕。昭慶今為真隸真定府趙州隆平縣。澧水渠在縣城下。

朗州武陵縣有永泰渠。武光宅中刺史胡處立開通漕且為火備。唐書地理志附郭。一統志云。永泰渠在府城北。

鳳翔府虢縣西北有昇元渠。引汧水至咸陽。武后垂拱初運岐隴水入京城。有高泉渠。如意元年開引水入

縣城。唐書地理志虢縣今為鳳翔府寶雞、岐山二縣地。一統志、汧河在隴州治西南。源出汧山。流經汧陽縣。至寶雞縣東入渭。高泉、陝西通志云。在寶雞縣東八十里。

泗州漣水縣故有新漕渠。南通淮。武后垂拱四年開以通海沂密等州。唐書地理志漣水縣今為江南淮安府安東縣。今安東縣有中漣河、東漣河、西漣

河。中漣在治北三里。河闊八十餘丈。北通官河。南通市河。下流三里為東漣。闊三十餘丈。上流三十里為西漣。關如東漣。源自西北大湖來。東南入淮。殆即當時之遺跡歟。

陳留郡開封縣有湛渠。武后載初元年引渠注白溝以通曹兗賦稅。唐書地理志開封縣今為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一統志。湛渠在府城外。

唐則天皇后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諸州租船。舊唐書食貨志河南府河南縣有洛漕新

潭。大足元年開以置租船。唐書地理志河南縣今為河南河南府洛陽縣。

唐中宗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水為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平

虜渠以避海難運糧。舊唐書食貨志。

章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卽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

千步。因高築鄣。水至隄址輒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槽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唐書章景駿傳

唐書景陵傳云。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造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

泗州盱眙縣有直河。太極元年。敕使魏景清引淮水至黃土岡。以通揚州。唐書地理志注。盱眙縣今爲江南鳳陽府屬。一統志。直河在泗州東北

二十里。則盱眙縣通流可知也。

齊濟定州義豐人。開元初。爲汴州刺史。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清水。人便其漕。唐書齊濟傳。

姜師度。魏人。開元初。遷陝州刺史。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常自倉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

遂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再遷同州。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

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穫萬計。特加金紫光祿大夫。舊唐書姜師度傳。

唐明皇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

速就。公私深以爲利。舊唐書食貨志。李傑本名務光。濫陽人。開元初。爲河南尹。先是河汴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

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刊石水濱。以紀其蹟。尋代宋璟爲

御史大夫。舊唐書李傑傳。孟州河陰縣有梁公堰。在河汴間。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因故渠浚之。以便漕運。唐書地理

志。河陰縣今爲河南開封府屬。

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開元二年。姜師度鑿以洩水害。五年。刺史樊忱復鑿之。使通渭漕。唐書

地理志。華陰縣今爲陝西西安府屬。陝西通志。敷水渠在華陰縣西二十里。源出大敷谷。

唐明皇開元十年二月四日伊水泛漲毀都城南龍門平地水深六尺以上入漕河水次屋舍樹木蕩盡。舊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開元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灑水暴漲流入洛漕漂沒諸州租船數百艘溺死者甚衆。舊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開元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滎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衛率府胄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兼舊河口旬日而畢。舊唐書食貨志。

唐明皇開元十八年六月乙丑東都灑水暴漲漂損揚楚淄德等州租船壬午東都洛水泛漲壞天津

永濟二橋及漕渠斗門漂損提象門外助鋪及仗舍又損居人廬舍千餘家。舊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開元十九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廟諱避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

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風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廟諱避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

水穀踊貴。廟諱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

粟於倉而去。縣官僱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

門之水險。廟諱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

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廟諱宗大悅。

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炆爲副使。

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

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窶之名。民

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

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唐書食貨志。

裴耀卿遷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京師饑。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旣東巡。百司畢從。

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旣實。則乘輿西還。事篋不濟。且國家

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貞觀、永徽時。祿廩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寔廣。運數倍。且不

支。故數東幸。以就廩粟。爲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

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爲營窶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

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爲水。所支尙贏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誤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束租。然後官自僱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廩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鑿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絲盟津沂洛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爲和市費。遷侍中。唐書裴耀卿傳。

潤州丹陽縣。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以州北隔江。舟行繞瓜步。回遠六十里。多風濤。乃於京口埭下。直趨渡江二十里。開伊婁河二十五里。渡揚子立埭。歲利百億。舟不漂溺。唐書地理志。舊唐書明皇本紀載其事。在開元二十六年冬。未知孰是。丹陽縣

今爲江南鎮江府屬。一統志。伊婁河在鎮江府城南。

成都府溫江縣有新源水。開元二十三年。長史章仇兼瓊因蜀王秀故渠。開通漕西山竹木。唐書地理志。溫江縣卽今四

川成都府屬。

瀛州河間縣西南五里有長豐渠。開元二十五年。刺史盧暉自束城平舒引滹沱河東入淇。通漕。溉田五百餘頃。唐書地理志。河間縣今爲直隸河間府附郭。一統志。長豐渠在任丘縣西北。自河間府舊東城。引滹沱水東流。通漕溉田。

齊澣遷潤州刺史。潤州北界隔大江。至瓜步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所漂損。澣乃移漕路於

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卽達楊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數年復爲汴州刺史。淮、汴水運路。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難制。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入於清河。百餘里出清水。又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險之害。久之新河水復迅急。又多僵石。漕運艱澀。行旅弊之。漕因高力士中助。連爲兩道探訪使。遂興開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復勾剝貨財。賂遺中貴。物議薄之。舊唐書齊濟傳。宿州虹縣廣濟新渠。開元二十七年探訪使齊澣開。自虹至淮陰北十八里入淮。以便漕運。旣成。湍急不可行。遂廢。唐書地理志。康熙十一年。知縣龔起震詳開河北從陸家溝至洋河。南由界溝至淮河。南北交通。南來糧艘。由高郵洪澤至泗州上五河。界溝至虹縣。又由虹至陸家溝。出白洋河入駱馬湖。北回糧艘。由駱馬湖至虹縣。出高郵亦然。爲漕運之間道。然虹縣開河。不專恃陸家溝一道。今年水漲。河形悉見。一道由渭橋入長直溝。竟達五河。一道由渭橋入長直溝。橫入汴河。出城東至青洋達泗州。此四道皆可開。唯渭橋近徐溪口。接靈璧、孟山諸湖。可引以資漕關。若陸家溝至蔡橋。水勢直瀉。一決百里。無涓滴之蓄。恐不足以資漕。輓也。據此。則虹之運道。開之可以永利。

魏州貴鄉縣有西渠。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

唐書地理志。明皇本紀亦載之。是在年九月。貴鄉縣今爲直隸大名府元城縣。一統志、永濟渠在臨河廢縣西北三十里。自濬縣入界。東北入內黃縣。臨河廢縣在開州西六十里。本漢黎陽縣地。

平州馬城縣古海陽城也。開元二十八年置。以通水運。唐書地理志。馬城廢縣。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城南二十里。海陽城在府城南三十里。

唐明皇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巔踰巖之險地。俾負索引艦。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舊唐書食貨志。是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

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章堅代之。新唐書食貨志。齊物鑿山巖。棄石於河。致水激舟難入門。功不成矣。幸乘水漲。行賄言便。入為鴻臚。二人欺君之罪大矣哉。

是年暴水。伊洛及支川皆溢。損居人廬舍。秋稼無遺。壞東都天津橋及東西漕河。南北諸州皆多漂沒。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天寶元年春正月甲寅。陝郡太守李齊物先鑿三門。辛未。渠成放流。唐書明皇本紀。陝州平陸縣。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唐書地理志。齊物行賄粉飾。食貨志。既明著之。地理志復言其利。則激水湍怒之處。至元年始克成之。平陸縣今山西平陽府屬。是年命陝郡

太守章堅引澧水開廣運潭於望春亭之東。以通河渭。京兆尹韓朝宗又分渭水入自金光門。置潭於西市之兩衙。以貯材木。舊唐書明皇本紀。

唐明皇天寶二年三月壬子。章堅開廣濟潭。畢功。盛陳舟艦。舊唐書明皇本紀。

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灊。澆。經廣運潭。至縣入魏。天寶三載。章堅開。唐書地理志。

章堅。萬年人。天寶元年。為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山東租賦。奏請於咸陽擁渭水作輿成堰。截灊澆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坡下。澆水之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舊唐書章堅傳。堅始鑿潭。多壞民冢墓。

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鈎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獄皆滿。郡縣剝斂償輸。

責及鄰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新唐書韋堅傳。

韋堅

爲陝郡太守。

兼水陸運使。治漢隋運渠。起闕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漚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

合。又與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揚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白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輦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僱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

唐書食貨志。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又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經直長五里餘。闊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鏟。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信傳

錄

唐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顯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願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楊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艗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泉。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楊子至汴州。每駝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唐書食貨志。

唐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己未。第五琦開決汴河。舊唐書代宗本紀。

唐代宗永泰二年九月庚申。京兆尹黎幹以京城薪炭不給。奏開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薦福寺東街。北抵景風延喜門入苑。闊八尺。深一丈。渠成。是日。上幸安福門以觀之。舊唐書代宗本紀。新唐書載其事在大曆元年。

唐代宗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時建中二年。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唐書食貨志。

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按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隄。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廩。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臯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減木。所在厥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續。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

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鄴侯也。凡歲至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

唐書劉晏

傳晏字士安南華人

唐德宗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惡晏，乃奪其權。其年三月，以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轉運使。

唐書

志書食貨

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

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顯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尙書省，宰相分判六尙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

琇稱疾罷。而混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混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僱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唐書食貨志。

李泌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餽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唐書李泌傳。日知錄、通鑑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門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明皇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柏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驢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津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於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備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巖巖險之地。俾貞素引蠶。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晔。以澆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尙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予按舊唐書泌傳。固無此事。而新唐書傳及食貨志則有之。但通鑑以鑿山開車道訛爲鑿三門車道。則考訂之不慎。

揚州江都縣有愛敬坡水門。貞元四年。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隅。以通漕。既夾陂田。唐書地理志。亞拜淮西節度使。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印田。因得灌漑。疏啓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悅賴。唐書杜亞傳。一統志、愛敬陂在江都縣西五十里南。比儀真縣。漢廣陵太守陳登。浚塘築陂。百姓愛之。因名。亦名陳公塘。上有石磨鐵碾。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四

運河水

唐德宗貞元八年詔東南兩稅財賦自河南江淮嶺南東道至於渭橋以戶部侍郎張滂主之河東劍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舊唐書食貨志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

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王上都留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新唐書食貨志

唐順宗卽位以杜祐判鹽鐵轉運使理於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榷酤漕運由其操割而國用日耗巽旣爲使大正其事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渭倉劉晏歿久不登其數唯巽秉使三載無升斗之闕焉巽卒以河東節度使李鄴代之舊唐書食貨志

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居三歲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唐書李吉甫傳吉甫節度淮南在元和三年見宰相表平津堰在高郵州境見一統志

唐憲宗元和五年李鄴爲淮南節度使以宣州觀察使盧坦代之舊唐書食貨志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堰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

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羅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專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唐書食貨志公綽領鹽鐵轉

運。在元和末年。長慶元年復爲京兆尹。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爲常州刺史。元和八年。就加金紫。到郡開古孟瀆。長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爲廉使。舉其課績。是有就加之命。是歲徵拜爲給事中。舊唐書孟簡傳。常州武進縣有孟瀆。引江西南注通漕。溉

田四千頃。元和八年。刺史孟簡因故渠開。無錫縣有泰伯瀆。東連蠡湖。亦元和八年孟簡所開。唐書地理志一統志。

孟瀆在常州府城西二十八里。南通運河。北接呂莊入大江。泰伯瀆在無錫縣東南五里。西枕運河。東連蠡湖。

越州山陰縣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運道塘。皆元和十年觀察使孟簡開。唐書地理志山陰縣今屬浙江紹興府。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十二月甲寅。初置淮潁水運使。運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流至壽州。四百里入潁口。又泝流至潁州沈丘界。五百里。至於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澗河。又三百里。輸於鄆城。得米五十萬石。莢一

千五百萬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舊唐書憲宗本紀。

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三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戊州戍兵。唐書地理志。長舉廢縣。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一百里。

王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卽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閘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文宗卽位。就加檢校司徒。舊唐書王播傳。揚州江都縣。寶歷二年。漕渠淺。輸不及期。鹽鐵使王播。自七里港引渠東注官河。以便漕運。唐書地理志。

唐文宗太和初。歲旱河涸。掇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輿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羣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新唐書食貨志。

李石隴西人。開成元年。領鹽鐵轉運使。奏咸陽令韓遼請開興成渠舊漕。在咸陽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以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遼計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勤。則轅下牛盡得歸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陳奏。實秦中之利。但恐徵役。今非其時。上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慮也。舊唐書李石傳。

華州華陰縣有敷水渠。開成二年。姜師度鑿以洩水害。五年。刺史樊忱復鑿之。使通渭漕。唐書地理志。

唐宣宗開成二年夏。揚州運河竭。唐書文宗本紀。

唐宣宗大中五年二月。以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其後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歲至七十餘隻。綠河姦犯。大紊晏法。休使寮屬按之。委河次縣令董之。自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傭。計緡二十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吏。無得侵牟。舉之爲法。凡十事。奏之。帝大悅。詔曰。裴休與利除害。深見奉公。盡可其奏。由是三歲。漕米至渭濱。積一百二十萬斛。無升合沈棄焉。舊唐書食貨志。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瀕河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新唐書食貨志。

桂州理定縣西十里有靈渠。引灘水。故秦史祿所鑿。後廢。寶歷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十八。以通漕。俄又

廢咸通九年刺史魚孟威以石爲鑿隄互四十里植大木爲斗門至十八里乃通巨舟唐書地理志 舊菽云 理定縣 明省

入廣西永福縣今因之一統志 靈渠在興安縣北 其源即灘水 昔秦始皇南戍五嶺 令史祿鑿渠以通舟楫 漢馬援南

征餉道亦出於此唐觀察使李渤立斗門以通漕 刺史魚孟威以石爲隄 乃通巨舟 宋提刑李師中亦嘗修浚 洪武末

渠道運壞遣御史嚴寬直重修吾鄉嚴尙書震直奉命廣西理鹽法 桂林屬邑興安有靈渠 匯湘 灘二江之水而分導焉

南自蒼梧注於海北自靈川入於洞庭 渠以埤名者 三十有六 隄防善埤 屢至湮塞 比至 召縣屬審地勢 鳩工用計

浚源疏流循其故道延袤五十餘里 架梁鑿竇 濟行旅 激耕墾 功訖以聞 上喜謂廷臣曰 老嚴成此巨功 予備述其事 入於郡志

唐同光二年二月辛巳詔蔡州刺史朱勅浚索水通漕運水經注 車關水出於嵩渚之山 發於層阜之上 一源兩枝 分流瀉注 世謂之石泉水 東流爲索水 在西注爲車關水 索水在成臯北 通鑑

唐長興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

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轉運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

從之五代史補

晉天福三年冬十月戊寅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建東京於汴州自此歷漢 周至宋 皆都於汴 梁 建東都於汴州 以汴州爲開

封府通鑑

後漢乾祐二年右補闕盧振上言臣伏見汴河隄兩岸隄堰不牢每年潰決正當農時勞民功役以臣

愚管沿汴水有故河道陂澤處置立辟門水漲溢時以分其勢即澇歲無漂沒之患早年獲澆溉之饒

庶幾編氓差免勞役五代史補

周顯德二年十一月乙未。汴水自唐末潰決。繇埭橋東南。悉為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隄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將獲其利也。通鑑。

周世宗顯德四年四月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河自都城。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舊名五丈河。宋開寶六年。詔改名廣濟河。薛史曰。浚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於

濟。以通齊。管運路。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五代史。

周顯德五年春正月己丑。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

溝水高。防其洩也。舟行度堰入淮。今號為平水堰。欲鑿楚州西北鶴水以通其道。今楚州城西老鶴河是也。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

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

以為神。三月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此即唐時運路也。自江、淮割據。運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復浚之。通鑑。

周顯德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五代史王朴傳。

是年二月丙子朔。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

吳廷祚。當作廷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

水入於蔡水。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爲蔡渠。九域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三朝會要曰。惠

民河。蔡河一水。即閔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

陳、潁。達齊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以通陳、潁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

五丈渠。東過曹、濮、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通鑑。

周顯德間。渡汴口之渠。導河水達於淮水。以通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穎之漕。又於都城之東。浚汴水爲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灤以通齊。魯之漕。此皆宋之漕運所由始也。慶

世宗開御河。本爲薊燕漕運計。御河其不可廢也。聞見近錄。

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五代史吳越世家。

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貢使汎海自登萊。朝貢於梁。使者入海覆溺。歲常十三四。五代史閩世家。胡三省通鑑音注。自福建入

貫大梁。陸行當自衢、信取饒、池界。度江取舒、廬、壽。度淮而後入梁境。然自信、饒至廬、壽。皆屬楊氏。而失楊爲世仇。不可得而假道。故航海入貢。今自福州洋過溫州洋。取台州洋。過天門山。入明州象山洋。過涇江。掠例港。直東北度大洋。抵登萊岸。風濤至險。故沈溺者衆。

王溥字齊物。祁人。周顯德初。爲華州刺史。未幾。改鎮潁州。州境舊有通商渠。距淮三百里。歲久湮塞。溥疏導之。遂通舟楫。郡無水患。歷鄭州團練使。陞宿州防禦。課民鑿井。築城北隄。以禦水災。宋史王溥傳。

周顯德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隄。因發徐、宿、宋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宋史韓通傳。韓令坤、武安人。周世

宗入揚州。命權知軍府。六年春。命以汴。亳民導汴水入於蔡。宋史韓令坤傳。

宋太祖卽位。仁朗從討李重進。還與右神武統軍陳承昭浚五丈河以通漕。宋史田仁朗傳。劉載、字德輿。范陽人。

宋初浚五丈河。自陳橋達曹州之西境。命載護其役。建隆四年。權知貝州。宋史劉載傳。

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丁巳。導蔡水入穎。二月壬申。疏五丈河。甲戌。幸城南觀修水匱。宋史太祖本紀。

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爲多。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諸州歲受稅租。及筭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爲汴首。受黃河之口。屬於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諸水。莫此爲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爲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並緣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二年春。導索水自旃然與須水合。入於汴。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於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隄防。宋史河渠志。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賦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帝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爲橫絕。散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溼。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爲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卽虛舟而往。其爲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爲慮。由斯觀之。其

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信茲言之不謬。丁晉公談錄。

蔡河貫京師。爲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潁水。以通舟。閔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於蔡。是爲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於蔡。潁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於蔡。凡許。鄭諸水。令墜白鴈。丈八溝。京索。令西河。褚河。湖河。雙河。欒。霸。河。皆會焉。猶以其淺澗。故植木橫棧。棧爲水之節。啓閉以時。建隆二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距通許鎮。三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水。南入潁川。廣濟河。導荷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造西水磴。洛水貫西京。多暴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橋。成。甃巨石爲腳。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縱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來。上降詔褒美。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橋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汴。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於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

歷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爲大輪激之。
南注晉王第。宋史河渠志。

睢陽當漕舟之路。定陶乃東運之衝。其後河截清水。頗涉艱阻。宋史地理志。是年。宋州汴河溢。宋史五行志。陳承昭、

江表人。宋初入朝。太祖以承昭習知水利。督治惠民。五丈二河。以通漕運。都人利之。建隆二年。河成。賜錢三十萬。四年春。大發近甸丁壯數萬。修畿內河隄。命承昭董其役。又令督諸軍子弟數千鑿池。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宋史陳承昭傳。

宋太祖乾德元年二月癸丑。導潁水入京。丁巳。浚汴河。四月甲辰。詔疏鑿三門。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乾德三年二月。令陳承昭率丁夫數千鑿渠。自長社引潁水至京師。合閔水。潁水本出密縣大隗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渠成。無水患。閔河益通漕焉。宋史河渠志。四月癸亥。募諸軍子弟導

五丈河。通皇城爲池。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乾德四年八月。宿州汴水溢壞隄。宋史五行志。

李符。字德昌。內黃人。乾德中。遷起居郎。建議鑿橫江河。以通漕運。發和州三縣丁壯。給其役。宋史李符傳。

宋太祖開寶二年秋七月癸酉。汴決下邑。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乙酉。汴決穀熟。七月癸亥。汴決宋城。宋史太祖本紀。六月。汴水決宋州穀熟縣濟陽鎮。

宋史五
行志。

宋太祖開寶五年六月己丑。汴決穀熟。宋史太祖本紀。六月。汴水決忠州。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六年七月。歷亭縣御河決。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八年十二月庚子。幸惠民河。觀築堰。宋史太祖本紀。

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丁夫及鄉兵凡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

其役。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宋史河渠志。

李懷忠。范陽人。改日騎。左右廂都指揮使。上幸西京。愛其地形勢。俾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懷忠乘間進

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人。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爲根本安固已久。

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宋史李懷忠傳。

周瑩。景城人。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牟渠。修滑州河隄。太宗潛邸。瑩得給事

左右。卽位。補殿直。歷西上閣門使。與郝守濬護塞宋州決河。歷知澶州。卒。贈侍中。諡元惠。宋史周瑩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開封府汴水溢。壞大寧隄。浸害民田。宋史五行志。七月。開封府言汴水溢。壞開封

大寧隄。浸民田害稼。詔發懷孟丁夫三千五百人塞之。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二年正月。西京

轉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迴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達於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

汝、穎、許、蔡、陳、鄭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宅使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等護其役。塹山陘谷，歷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里。月餘，抵方城。地勢高，水不能至，能復請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陘廢焉。宋史河渠志。九月，汴水溢。宋史太宗本紀。李繼隆、太

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嘗詔與王文寶、李神祐、劉承珪同護浚京西河。又與梁迥、竇神寶治決河。迥體肥碩，所乘舟弊，不能濟。繼隆易以己舟，而繼隆舟果覆，棲枯桑杪，賴他舟以度。宋史李繼隆傳。是年，京西轉運使

程能議開新河，自襄漢至京師，引白河水注焉。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穎、許、蔡、陳、鄭丁夫數萬赴其役。發諸州兵萬人助之。命文寶與六宅使李繼隆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分往護作。宋史王文寶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戊戌，開襄漢漕渠。渠成而水不上，卒廢。辛丑，浚廣濟、惠民及蔡三河。乙

巳，浚汴口。宋史太宗本紀。是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發軍士千人浚汴口。六月，宋州言寧陵縣

河溢隄決，詔發宋、亳丁夫四千五百人，分遣使臣護役。宋史河渠志。五月，汴水決宋州寧陵縣境。六月，泗州汴

水又漲一丈，塞州北門。宋史五。梁迥以平江南功，領順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三年夏，汴水大決，詔迥發畿

內丁男三千護塞汴口。宋史梁迥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河又決於宋城縣。以本州諸縣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宋史河渠志。史珪、太平興國四

年爲右衛將軍，領平州刺史，督浚惠民河，自尉氏達京九十里，數旬而畢，民咸便之。宋史史珪傳。

曹翰、大名。人。太平興國五年爲幽州行營都部署。詔督役開南河。自雄莫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宋史

曹翰傳

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眞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泉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沛。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潁、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送京師。宋史食貨志。河北諸水。有通轉向者。有爲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於遼境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七秋月。易水溢。宋史太宗本紀。七月。大名府御河漲。壞濟口。京兆府咸陽渭水漲。壞浮梁。工人溺死者五十四人。宋史五行志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五

運河水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六月，雄州易水漲，壞民廬舍。河南府澍雨，洛水漲五丈餘，壞鞏縣官署軍營民舍殆盡。穀洛、伊、瀍四水暴漲，壞京城官署軍營寺觀祠廟民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又壞河清縣豐饒務倉庫軍營民舍百餘區。宋史五七月，漳沱及祁之資、滄之胡盧、雄之易、惡池水皆溢爲患。宋史太宗本紀

盧之翰，字維周，祁州人。太平興國時爲工部員外郎，建議導潁河合于淮，達許州以便漕運，以勞加戶部員外郎。宋史盧之翰傳

宋雄、幽州人。雍熙中，知均、唐二州，未幾，護河陰屯兵，以知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達轉漕。京師賴之。宋史宋雄傳

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迅急，多有沉溺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完而受代，喬繼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宋史河渠志

喬繼岳爲淮南轉運司，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懼覆溺。繼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未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濫五堰，運舟所至，十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壞。

失糧綱率緣此爲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剏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覆以夏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無滯矣。罷使職。權知

楚州。宋史喬維岳傳。

宋太宗端拱元年。供奉官閻門祇候閻文遜、苗忠俱上言。開荆南城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荆、峽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作使石全振往視之。遂發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宋史河渠志。

孔守正、浚儀人。淳化初。擢高陽關副都。明年。護浚惠民河。塞澶州決河。就知州軍。宋史孔守正傳。

宋太宗淳化二年六月乙酉。以汴水決浚儀縣。帝親督衛士塞之。宋史太宗本紀。是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

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品官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旰。水勢遂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於宋城縣。發近縣丁夫二千人塞之。是年。從河北轉運使請。自深州新砦鎮開新河。導胡盧河分爲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強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

視永靜軍判官林仲、東光縣令張言舉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防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仍復遣劉璠、李直躬考實，而璠等卒如防言，仲等坐貶官。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爲屯田，用實軍廩，且爲備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泊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張從古同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事，仍以懋爲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經畫悉如懋奏。是年以汜水汎溢，浸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澗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淳化三年七月，洛水溢。

宋史太宗本紀

七月，河南府洛水漲，壞七里，鎮國二橋。

宋史五行志

李繼宣、浚儀人，淳

化三年知保州，又轉莊宅使，築關城，浚外濠，造船二百艘，入雞渠，泉河以運糧，人咸便之。宋史李繼宣傳

宋太宗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卽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于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卽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枯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

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葺荇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卽出河之溝。亦曰葺荇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故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邳之水。卽春秋晉楚戰於邳。邳又音派。卽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尙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于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開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

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卻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于是水陸運使杜祐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互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溥。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舻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河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其役。宋史河渠志

六月。河南漚澗。洛三水漲。壞鎮國

橋。七月。宋州汴河決穀熟縣。宋史五行志。

宋時漕河自荆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谿山餘話。

王嗣宗爲江浙荆湖發運使初漕運經泗州浮橋舟多覆壞嗣宗徙至城隅遂獲安濟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常少卿。宋史王嗣宗傳。

宋眞宗咸平四年知靜戎軍王能請自姜女廟東決鮑河水北入閭臺淀又自靜戎之東引北注三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復請自靜戎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之西引入威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糧漕隔遼騎帝許之獨鹽臺淀稍高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詔莫州部署石普并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引軍壁馬村以西開鑿深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此則遼人倉卒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洩河至趙州有詔褒之。宋史河渠志。王能定陶人咸平中知靜戎軍建議決鮑河斷長城口北注雄州塘水爲戎馬限方舟通漕以實塞下。宋史王能傳。

宋眞宗咸平五年六月京師大雨漂壞廬舍民有壓死者積潦浸道路自朱雀門東抵宣化門尤甚皆注

惠民河。河復漲溢軍營。宋史五
行志。七月乙巳。疏丁岡河。宋史真宗
本紀。七月。京師霖雨。溝洫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壞

廬舍。知開封府寇準。治丁岡古河泄導之。宋史河
渠志。

宋真宗咸平六年。邢用之爲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宋史河
渠志。

楊日嚴改京東轉運使。開清河八十里。抵暖水河。並隄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史館。徙益州。宋史楊日
嚴傳。

宋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壬子。開定州河通漕。宋史真宗
本紀。九月。宋州言汴河決。浸民田。壞廬舍。遣使護塞。踰月

功就。是年夏。北面都鈐轄閣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釀而爲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

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雞距泉。以息挽州之役。自

是朔方之民。灌漑饒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詔滄州乾寧軍謹視斗門水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漑

廩。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則決渠爲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罷之。因下詔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事。

姑務息民。自今邊城。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得輒有濬治。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涇原都鈐轄曹瑋。言

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爲渠。令民導以溉田。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並詔

嘉獎。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

淮兩浙承僞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水。

以限遼騎而已。宋史河
渠志。

宋眞宗景德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沿汴萬勝鎮。先置斗門。以減河水。今汴河分注濁水。入廣濟河。壅塞不利。帝曰。此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害。以爲始。因京索河遇雨。卽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通洩。若邊壅塞。復慮決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雖甚大。而餘波亦可減去。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景德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漲。詔覘候水勢。并工修補。增起堤岸。工畢。復遣使致祭。宋史河渠志。七月。應天府汴水決。南至亳州合浪宕渠。東入於淮。宋史五行志。九月甲子。浚汴口。宋史眞宗本紀。是年。內侍趙守倫建議。

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旣成。遣使覆視。繪圖來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非可漕運。罷之。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景德四年六月。鄭州索水漲。高四丈許。漂滎陽縣。居民有溺死者。宋史五行志。

李溥。河南人。景德中。任制置江淮等路。並發運使。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爲長隄。自是舟行無患。宋史李溥傳。

謝德權。提總京城四排岸。領護汴河。兼督輦運。前是歲。役浚河夫三十萬人。而主者因循。隄防不固。但挑沙擁岸。或河流泛濫。卽中流復填淤矣。德權須以沙盡。至土爲垠。棄沙隄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爲大錐。以試築隄之虛實。或引錐可入者。卽坐所轄。官吏多被譴免者。植樹數十萬以固岸。改崇儀

副使。宋史謝德權傳。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甲戌大雪停汴口蔡河夫役。宋史眞宗本紀六月開封府言尉氏縣惠民河決遣

使督視完塞。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四月陳州言州地洿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浚減水河及補棗村

舊河以入蔡河從之八月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選使乘傳減汴口水勢既而水減阻滯漕運

復遣浚汴口。宋史河渠志是年八月丙戌京東惠民河溢居民避水所過津渡戒有司勿算九月甲子浚汴口

宋史眞宗本紀是年十月京畿惠民河決壞民田。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大名府御河溢合流壞府城害田人多溺死。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八月庚戌淮南旱減運河水灌民田仍寬租限州縣不能存恤致民流亡者罪之

宋史眞宗本紀大哉王者之政仁恩普徧至今讀之猶令人雪涕

宋眞宗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河南府洛水漲。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詔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卽遣禁兵三千沿河防護八月太常少卿

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闊五丈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費卽詔遣使計度修浚使還上言泗州西至開封府

界岸開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自泗州夾岡用功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亳丁夫充計減

工七百三十一萬仍請于沿河作頭踏道僻岸其淺處爲鉅牙以束水勢使其後成河道止用河清下卸

卒。就未放水前，令遂州長吏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滎澤縣各置開減水河，並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知許州石普請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視。四月，詔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子，以通舟運。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天禧元年九月甲寅，詔能拯救汴渠覆溺者給賞，或溺者貧者，以官錢給之。十二月壬辰，遣使

緣汴河收瘞流尸。宋史真宗本紀。

宋真宗天禧二年八月乙卯，詔畎索河水入金水河。宋史真宗本紀。是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陽

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力罷於牽挽，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茶茷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關門祇候

李居中按視，以爲當然。明年役旣成，而水注新河，與二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天禧三年六月癸未，浚淮南漕渠，廢三堰。宋史真宗本紀。

薛奎，字宿藝，正平人，爲江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宋史薛奎傳。是年十二月，

都官員外郎鄭希甫言汴河兩岸皆是陂水，廣浸民田，隄腳並無流泄之處。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

淮，望詔轉運使規度以聞。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天禧四年正月丙寅開揚州運河。宋史真宗本紀。

王臻擢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使建議濬淮南漕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爲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爲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察御史知睦州。宋史王臻傳。

崔立字本之鄆陵人天禧中知江陰軍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寺少卿。宋史崔立傳。

陳知微歷京東轉運副使決古廣濟河通運路罷夾黃河歲減夫役數萬計遷右司諫。宋史陳知微傳。

劉湜爲鹽鐵副使兼領河渠事汴水絕鑿河陰新渠通漕運如故。宋史劉湜傳。

徐起徙江東轉運使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宋史徐起傳。

張君平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有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柳爲令佐使臣課最及瘞汴河流屍悉從其言。宋史張君平傳。

宋仁宗天聖二年春二月庚午遣內臣收瘞汴口流屍仍祭奠之。宋史仁宗本紀。二月崇儀副使巡護惠民河田承說獻議重修許州合流鎮大河堰斗門剏開減水河通漕省迂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開。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三年汴流淺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漲隄危衆情恟恟詔度京城西賈陂岡地洩之于護龍河。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四年五月己酉復陝西永豐渠以通解鹽。宋史仁宗本紀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敕相

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場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

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濬渠自陝

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迄今湮沒水甚淺涸舟楫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宋史河渠志是

年汴水溢決陳留隄又決京城西賈陂入護龍河以殺其勢。宋史五行志王曾以門下侍郎兼戶部尙書天聖

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

已而果然。宋史王曾傳

宋仁宗天聖五年八月都大巡護惠民河王克基言先準宣惠民京索河水淺小緣出源西京鄭許州界

惠民河下合橫溝白鴈溝京索河下合西河湖河雙河變霸河丈八溝各爲民間截水蒔稻灌園宜令州

縣巡察。宋史河渠志

台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尙書駕部員外郎閻貽慶言五丈河下接濟州之合蔡鎮通利梁山灤近者大河

決蕩溺民田壞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因詔貽慶與水官李守忠規度計功

料以聞是年勾當汴口康德輿言行視陽武橋萬勝鎮宜存斗門其梁固斗門三宜廢去祥符界北岸

請爲別竇分減溢流而勾當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孫村之石限悉從其請。宋史河渠志高化遷蜀州團練使天

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隄。夜馳至城西，隄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過。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盡取以塞隄，乃得無患。仁宗嘉之，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宋史高化傳。

宋仁宗天聖七年，康德輿言修河芟地，爲並灘農戶所侵，詔限一月，使自實檢括，以還縣官。是年，王克

基言按舊制，蔡河斗門棧板，須依時啓閉，調停水勢。宋史河渠志。康德輿、天聖中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

建沿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宋史康德輿傳。

張綸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築漕河隄二百里於高郵北，旁錮巨石爲十礎，以洩橫流。秦州有捍海堰，延

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爲濤患息而蓄潦之患興矣。綸曰：濤

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忘少，豈不可耶？表三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秦州，卒成堰，復逋戶二

千六百，州民利之，爲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昭州刺史。綸有材略，所至興利除害，爲人恕，喜施

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襦千數，衣不能自存者，

宋史張綸傳。

淮南漕渠築埭以蓄水，不知始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爲。按李翔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爲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副使，表行之，始爲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

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開成始爲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爲利。予元豐中過眞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臥石。乃

胡武平爲水閘記略。敘其事而不甚詳具。夢溪筆談。

宋仁宗景祐元年閏六月甲子。泗州淮汴溢。宋史五

宋仁宗慶曆元年三月。汴流不通。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慶曆四年三月。省廣濟河歲漕軍儲二十萬石。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皇祐元年二月甲戌。河北黃御二河決。並注于乾寧軍。河朔頻年水災。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皇祐三年。宋史仁宗本紀五行志作二年。是年。命使詣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歲

以爲常。舊制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楚兵八作排岸兵。負土列河上。以防河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

支。而或數張數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歲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

比特支十分之一。軍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宋史河渠志。

楊佐遷河陰發運判官。幹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漕舟不能屬。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置

都水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濟河。疏溝澮出野外。自是水患

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倘不濬復舊跡。後將廢矣。乃

從其策。出爲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止墓百數。怨聲盈塞。詔開封鞠治。官吏獨舍佐不問。

糾察刑獄。劉敞請加貶黜。不聽。召爲鹽鐵副使。

宋史楊佐傳。

郭諮嘗謂作汴乘素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西山七里店孤株嶺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卒。

宋史郭諮傳。

陳襄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爲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授以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爲開封推官。

宋史陳襄傳。按襄以富弼入相。薦爲祕閣校理。知常州。弼相在至和二年。

王素知開封府。至和二年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心怵怵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遣詔止其役。水亦不害。

宋史王素傳。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六

運河水

宋仁宗嘉祐元年九月癸卯。自京至泗州。置汴河木岸。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嘉祐三年正月戊戌。鑿永通河。秋七月丙子。詔廣濟河溢。遣官行視民田。宋史仁宗本紀。正月。開京城

西葛家岡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

河。分注魯溝。以紓京城之患。宋史河渠志。司馬旦知宜興縣時。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夫而

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

經死。役竟罷。宋史司馬旦傳。按。王安石知常州。在嘉祐三年。見本傳。

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嘉祐四年。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

已。宋史食貨志。

宋仁宗嘉祐六年。汴水淺澀。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爲木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爲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事。宜勿聽。役卽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梢。

岸成而言者始息。舊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爲駛直平夷，操舟往來便之。宋史河渠志。

余良肱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司汴水澱淤，流且緩，執政主狹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使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木以資狹河，良肱言自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者，行多病渴，藉蔭以休，又其根盤錯，與隄爲固，伐之不便，屢爭不能得，乃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爲屈，改太常少卿知潤州。宋史余良肱傳。

符惟忠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惠民河與刁河合流，歲多決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鎮碾灣橫隴村置

二斗門殺水勢，以接鄭河圭河，自是無復有水患。陝西用兵，除涇原路兵民鈐轄兼知涇州，三司使鄭戩奏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以爲渠有廣狹，若水闊而行緩，則沙停而不利於舟，請卽其廣處束以木岸，

三司以爲不便，後卒用其議，再遷西上陽門副使。宋史符惟忠傳。

張方平自益州召爲三司使，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谷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便，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尙書左丞。宋史張方平傳。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知開封府，中宦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

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去。宋史包拯傳。

王守規明道時遷入內殿頭選治京城水決汴河於公賈村決蔡河於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宋史

王守規傳。

鍾離瑾爲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浚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瑾規

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牓召伯埭旁人以爲利。宋史鍾離瑾傳。

馬仲甫廬江人爲度支判官內侍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爲便詔仲甫偕往證可否還言其害

十餘條議遂格。繇戶部判官爲發運使自淮陰經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

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宋史馬仲甫傳。

王琪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

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宋史王琪傳。

鄭向爲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抵於江人以爲便。宋史鄭向傳。

周湛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漑州縣職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宋史周湛傳。

徐的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臯縣漕河詔未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浚治之出

滯鹽三百萬計得錢八百萬緡遂爲制。宋史徐的傳。

李師中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窒舟滯，師中卽焚石鑿而通之。宋史李師中傳

賈逵爲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英宗遣逵督護，亟囊土塞門，水乃止，議者欲穴隄以洩其勢，逵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宋史賈逵傳

劉彝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神宗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啓楊橋斗門，水卽退，爲兩浙轉運判官，知處州。宋史劉彝傳

李禹卿判蘇州，築隄太湖八十里爲渠益漕運，又蓄水溉田千餘頃。江南通志

宋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二堰監護使臣，並以管幹河塘繫銜，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淮之請也。宋史河渠志

滹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祁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宋史河渠志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於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尙當疏導，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爲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尤多，不若開烏欄隄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

五股河復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羅便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洛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寒食後入役。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二年三月甲申。先是凌民瞻建議廢呂城堰。又卽望亭堰置插而不用。及因濬河墮敗古涇函石插石礎。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瞻等貶降有差。宋史河渠志。是年閏十一月庚子濬御河。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三年正月。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邊未嘗差失。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比滿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卽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量減差夫。而輟修塘隄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運通流。不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提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宮苑副使。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營家口。日役夫四萬。饒一月而成。纔三月已淺澱。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水稍順。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柏嶺下。當河流之衝。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則泄以斗門。水小則爲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隄。畎水以助漕運。八月。三班借職楊琰請增置上下壩。插蓄水以備淺涸。詔琰掌其事。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爲王安石發也。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爲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楈，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爲漕河，引黃河一支，乃爲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爲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瑄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至於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之。是年夏，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於府界閑田。安石力主之。水旣數放，或至絕流。公私重舟不可盪。有閘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嘗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府界提點官往視。十一月，范子奇建

議冬不閉汴口。以外江綱運直入汴。至京廢運般。安石以爲然。詔汴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說。是後高麗入貢。令泝汴赴闕。九月戊辰。將作監尙宗儒言。議者請置蔡河木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宋史河渠志。

熙寧中。濉陽界中發汴隄淤田。汴水暴至。隄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隄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隄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隄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夢溪筆談。

宋神宗熙寧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宜。若可爲。卽俟時爲之。何必計校人言也。是年春。河水壅溢。積潦敗隄。八月。御史盛陶謂汴河開兩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監宋昌言視兩口水勢。檄同提舉汴口官王琉。琉言。嘗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昌言請塞嘗家口。而留輔渠。時韓絳。呂惠卿當國。許之。是年。趙濟言。河淺廢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以便公私。詔張士澄。楊琰修治。八月。都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欲與通津門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下通廣濟。以便行運。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八年春。王安石再相。叔獻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槩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礪石三十里餘。不可疏浚。乞募民開修。詔檢計工糧。以聞。七月。叔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

役。今惟用訾家口。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減河清一指揮。從之。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汴口。是年。詔京西運米於河北。於是侯叔獻謂因丁字河故道鑿隄置牐。引汴水於蔡。以通舟運。不可行。尋廢。十月。詔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是年。又遣楊球同陳祐甫因汴河置滲水塘。又自孫賈斗門置虛隄。及滲水入西賈陂。由減水河注霧澤陂。皆爲河之上源。程昉與劉璿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浚。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於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啓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六月丙午。釃汴水入蔡河。以通漕。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九年。詔以原額漕粟。京東仍修壩牐。爲啓閉之節。三月。詔遣官修廣濟河壩牐。七月。提轄修京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索簽入副隄。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簽直河身。及於染院後簽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京索河。實爲長利。從之。是年秋。程昉奏御河畢工。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工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

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卽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浚。況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倘謂通江淮之漕。則又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於北京。自北京和僱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卻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隄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疎。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隄防。方議開置河口。況御河隄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彊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爲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爲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牐。例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樵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牐。鑿隄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

凡用錢米工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楫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淹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尙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隄而已。今冗隄引河。而置插之地。纔及隄身之半。詢之土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隄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礮水暴漲。則河身乃在插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得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楫。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隄堰。新口存新插。而勿治。庶可以消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

十月。詔都水度量疏濬汴河深淺。仍記其地分。宋史河渠志。是年四月戊戌。復廣濟河漕。九月戊午。浚汴河。

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杷。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然。請候今冬疏浚畢。將杷具舟船等分給逐地分使臣。於閉口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導。大抵皆無甚利。已而清汴之役興。宋史

河渠志。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閣門祗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爾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爲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尙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爲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爲一堰相齒如階陞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夢溪筆談

孫洙知海州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浚漕渠以通鹽河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

宋史孫洙傳

劉琦爲侍御史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劾官吏人人惶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

宋史劉琦傳

宋神宗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閉修隄防通漕纔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嚙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爲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

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爲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玉仙山。京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尙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隄爲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澗。皆可引以爲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隄。築大隄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於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二年正月使還。以爲工費浩大不可爲。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爲。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東水一。以芻槌爲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爲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爲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於黃河。上下置插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卽洛河舊口置水澗。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卽以魏樓、榮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隄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爲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凡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爲隄。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閉

汴口。徙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修河道。宋史河渠志。是

年三月庚寅。疏汴洛。宋史神宗本紀。

是年凌淮南運河。自召伯堰至儀真十四節。玉海

宋神宗元豐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澀。乞狹河六十里爲二十一萬六千步。

詔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爲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爲便順。而屯田司懼填淤塘灤。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於真定府中渡創繫浮梁。增費數倍。旣非形勢控扼。請歲八九月易以板橋。至四五月防河。卽拆去。權用船渡。從之。宋史河渠志。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七

運河水

宋神宗元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輦運司。移上供物自淮揚軍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爲名。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沂流入汴。遠近險易較然。廢之非是。詔監司詳議。提舉河北黃河隄防司言。御河狹隘。隄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旣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爲漲水所冒。亦或湮沒。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隄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旣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河工畢。宋史河渠志。

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宋史文彥博傳。

王存元豐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進樞

密直學士宋史王存傳

宋神宗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複河取淮爲源不置堰插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旣不用插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爲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尙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旣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浮衝刷隄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爲常八月范子淵又請于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修隄及壓埽隄又新河南岸築新隄計役兵六千人

二百日成。開一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萬二千人。期五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隄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詔從其請。仍作二年開修。宋史河渠志。閏月丙戌。汴水溢。宋史神宗本紀。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置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宋史蔣之奇傳。

宋神宗元豐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閉。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埽。都大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澀。若因修京城。令役兵近汴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漕舟可通。是一舉而兩利也。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七月甲辰。伊洛溢。十月。浚真。楚運河。宋史神宗本紀。

元豐間。或先公爲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戒之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爲朕優恤兵民。宋或頌州可談。
先公謂朱服也。

宋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

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月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爲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爲怪。甚非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卽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爲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仍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月。遂罷水匱。詔斥祥符霧澤陂募民承佃。增置水匱。又卽宣澤門外。仍舊引京索源河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皆以爲廣濟淺澀之備。三月。三省言廣濟河輦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河輦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言。廣濟河以京索河爲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卽令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

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宋史河渠志

三月己卯復廣濟河輦運。

冬始閉汴口。

宋史哲宗本紀

宋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擡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隄上下置牐以時開閉開放舟船實爲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州犇牛皆置牐。是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善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卽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隄闢大河於隄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門名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爲欺罔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爲慮而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濫漫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爲今之計宜復爲汴口仍因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爲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爲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

漕運以獨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餽錢。爲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而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二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臥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臥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闢百餘步。卽可以通水三分。旣永爲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旣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爲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宋史河渠志。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興夫開導。至石板石人以爲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師內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患。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毫陳潁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隄直抵東西二橋。左右皆瀦澤也。漁舫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於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瀦積之地爲良田。自是汴河夫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棧子。謂

之外添裏補。河身奔兌。卽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行地上矣。宋王鞏聞見近錄。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比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謂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特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闌闌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豪宕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旣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旣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止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間。泥沙渾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闌闌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洶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宋史河渠志。

軾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貨物。徵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宋史蘇軾傳。時元祐七年。

宋哲宗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攔水簽堤。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於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爲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爲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尙書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而汴口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條列。明年正月庚戌。用臣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卽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導清汴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凍解。止將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流。自無壅遏之患。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洛水溢。宋史

宋哲宗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礮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紹聖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運。建言西京鞏縣、河縣、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堤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況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爲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遏決溢之患。望遣諳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爲節約之限。罷去清汴牐口。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紹聖四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龍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賈種民同琰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賈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運并轉運司同視利害以聞。五月乙亥。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爲洛口。名汴河爲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匱清水。以備淺澀而助行流。元祐間。卻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澧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丈尺深淺。檢計

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知樞密院事會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爲天源河。蓋有深意。元祐中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爲國姓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兩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宋史河渠志。

曾孝蘊。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爲牐。以便漕運。商賈旣成。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徙江淮荆湖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旣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勳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爲戶部侍郎。宋史曾孝蘊傳。

蘇京。紹聖中。令丹陽募民重浚練湖。易置斗門十數。江南通志。

宋哲宗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言。呂城牐當宜單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給。許量差牽。駕兵卒併力爲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壘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宋史河渠志。

丙子。築熙河通會閘。宋史哲宗本紀。

王宗望爲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

始成之爲公私利。代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宋史王宗望傳。

宋哲宗元符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牐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牐利害。因命孝蘊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啓閉日限之法。宋史河渠志。

吳居厚爲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道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召拜戶部尙書。宋史吳居厚傳。

鄭驥知溧陽縣。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驥條析利病。力止之。宋史鄭驥傳。

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惠民河修簽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是年冬。詔侯臨同北外都水丞司開臨清縣壩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軍積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二年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大觀元年夏。京畿大水。詔工部都水監疏導。至於八角鎮。宋史五行志。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宋史徽宗本紀。

十二月。詔開濮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之請也。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大觀二年八月。詔常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徽宗卽位以來。無大改作。汴渠稍

湮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胡師文昨爲發運使，創開泗州直河，及築簽堤，阻遏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狂妄生事，誣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文由是自知州降充宮觀。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是年知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害稼，比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尙遠，水不時洩，請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丘入項城，以達於淮，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尙書張闕言：錢塘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趨赤岸甌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於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含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漑內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者凡七處，以成運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浸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頃者凡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圩田例，召人戶自備財力興修，詔沈麟等相度措置。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御河東堤爲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爲椿木。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六年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運使濬治。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十年四月己未。尙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騷擾。詔權罷其役。趙霖別興差遣。宋史河渠志。

任諒爲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版。諒親部卒築堤。徙民就高。賑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宋史任諒傳。向子湮言河高江淮數丈。而京行直達綱。以致江淮運河身高。迄今猶受其害。甚矣京之貽禍不淺也。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八

運河水

宋徽宗重和元年二月。前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眞、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牯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六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壩。槽壩。濬澄水。道水入內。內庭池。窰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卽竭。宋史河渠志。

唐恪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若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堤注之河。浹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戒。宣和初。遷尙書。宋史唐恪傳。

宋徽宗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猝。遐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若或淹浸旬時。因以風

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采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非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已。七月壬子，都提舉言：近因野水衝蕩，沒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役河清，功力不勝。望俟農隙，顧夫開修，從之。宋史

河渠志：五月大雨水，都城自西北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詔都水使者決西城索河堤，殺其勢。城南居民冢墓俱被浸，水至溢猛，直冒安上南薰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將溢，於是募人決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平。宋史五行志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欽聖皇后從姪也。補承奉郎。宣和初，除江淮發運主管文字。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子諲言：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浚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啓閘，復作堰儲水，故水不乏。比年直達之法，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宋史向子諲傳

陳遵，徙淮南轉運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遵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於渠。漕路甫通，而花石綱塞道，遵捕繫其人，上章自劾。宋史陳遵傳

宋徽宗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伯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畝水運河。限三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引江湖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畝，以助運水。

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尙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六月。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綱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諗視之。子諗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廬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廬。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廬。復朝宗廬。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淺澀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浙專委王復。淮南專委向

子諲同發運使李淙措置車水通濟舟運。四月又命王仲閔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庚專往來措置常潤運河。又詔東南六路諸牐啓閉有時比聞綱舟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啓版走泄河水妨滯綱運。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使提舉等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十二月庚口詔沿汴州縣創添攔河鎖柵歲額公私不以爲便其遵元豐舊制。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六年九月盧宗原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綱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折船灣言舟至此必毀折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社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折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七年九月丙子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溧水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宋史河渠志。

周因累遷京西轉運副使宣和中春旱朝廷欲決潔口伊洛二水以益汴因奏洛民恃二水爲生決之不能益汴請於河陰決黃流入汴民亦不失二水之利。福建通志。

陳求道靖康間判都水監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

宋史陳求道傳

靖康後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兩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爲沿汴巡檢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溢云

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綱運輸送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三綱輸送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過兩浙許輸送平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亦許輸送江寧府三年又詔諸路綱運見錢并糧輸送建康府戶部其金銀絹帛並輸送行在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

宋史食貨志

宋建炎間吳中甫江淮發運使自洪澤鑿渠六十里以避長淮漕運之險

江南通志

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縣梁河堰東運河淺澀今發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令佐監督濬治既而都省言餘姚縣境內運河淺澀壩插墮壞阻滯綱運遂命漕臣發一萬七千餘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橋開撩河身夾塘詔漕司給錢米蕭山縣西興鎮通江兩牐近爲江沙壅塞舟楫不通

宋史河渠志

紹興初。漕粟嘉陵。濟軍興。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爲帥。議轉般法。費減十七。故蜀人謂承公爲湖州鏡。此法我朝用之極便。鏡之所及遠矣。朱國禎湧 潼小品。

宋高宗紹興三年十月。宰臣奏開修臨安府運河淺澀。帝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兵。至於廩給之費。

則不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爲害甚大。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當遷避。至於舂舂所經。沙泥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費者。皆非便。恐議者以爲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浮言何恤焉。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四年。詔燒毀揚州灣頭港口。廂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毀。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毀拆眞陽堰。廂及眞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州至淮口運河淺澀之處。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呂城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勤。尋遣官屬李潤。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復興。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決。故湖水不能滌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一帶。良田亦被淹沒。臣已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二斗門。一石礎。及修補隄防。盡復舊蹟。庶爲永久之利。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八年。命臨安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開濬運河壅塞。以通往來舟楫。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五月壬申浚運河。宋史高宗本紀。

宋孝宗隆興二年。臨安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

口通流。灌入府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至都亭驛一帶。河道地勢自昔高峻。今欲先於望仙橋城外保安

插。兩頭作壩。卻於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戽運水。引入保安門。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

驛橋。可以通徹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三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臨安居民繁夥。河港壅塞。雖屢開導。緣裁減工費。不能迄功。臣

嘗措置開河錢十萬緡。乞候農暇。待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支費。庶幾河渠復通。公私爲利。上俞其請。

守臣言。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濬插裏運河十三里。通便綱運。民旅皆利。復恐湖水不定。

復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綱運至多。宜差注指揮一人。專以開撩西興沙河繫銜及發捍江兵士五十名。專

充開撩沙浦。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屋居之。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四年。臨安守臣周淙。出公帑錢招集遊民。開濬城內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之。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澀。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

山光寺前橋堞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餘卒開濬。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以臣僚言。丹陽練湖。

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寢緩其禁。以惠民。然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瀦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爲河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貯水。彊家因而專利。耕以爲田。遂致淤澱。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壅塞。立爲盜決侵耕之法。著於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詔兩浙漕臣沈度。專一措置修築。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二年。兩浙漕臣趙礪。老言臨安府長安插至許邨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開濬。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插。遇城中河水淺涸。啓板納潮。繼卽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卽收插板。聽舟楫往還爲便。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五年。以漕臣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濬無錫縣以西橫林。小井及犇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處。以通漕舟。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插。六百四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金使往來事曰。運河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擾民。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九年。知常州章沖奏。常州東北曰深港。利港。黃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泰伯瀆。烈塘。江陰之東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港。皆古人開導。以爲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壅塞。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

以爲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湖。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浚二十餘里。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浚治之擾。至若望亭堰。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堰。牐有三利焉。陽羨諸瀆之水。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三邑。必無下流淫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運河亦有所節。則沿河之田。早歲資以灌溉。二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以時。足通舟楫。復免車戩灌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浚。

宋史河渠志

耿秉。淳熙十年知鎮江軍。上疏曰。如遇亢旱。聽民車河水。孝宗問大臣曰。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對曰。

恐人使往來水淺。故不許。孝宗曰。稼穡事大。可從秉請。

江南通志。人使往來者。謂貫使往來之運道也。開之明季。如遇旱年。運河水淺。不令民放涓滴之水以

灌田也。南宋君臣。何其愛民之深哉。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浚。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牐堰。自可瀦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閘門至常州。有楓橋。澌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

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浚。惟無錫五瀉，插損壞累年，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修築，不獨瀦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楊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奔牛、呂城二插，別無湖港瀦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爲甚。所當先濬，上以爲然。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州、真州兩插瀦積。今河水走泄，緣瓜州上中二插，久不修治，獨潮插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湖，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插，亦復損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二插，以防走泄。從之。宋史河渠志。

張孝祥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陵。自是荆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宋史張孝祥傳。

蔡洸知鎮江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漑。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漑，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宋史蔡洸傳。

陳敏爲都統制兼知高郵軍，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敏言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鶴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

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兩朝司命。願朝廷留意。宋史陳敏傳。

李浩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上諭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宋史李浩傳。

貝欽世知江陰縣。縣有運河壅塞。欽世浚治之。大家爭捐金相助。不踰月而成。江南通志。

宋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葑蕀彌滿。宜勅立隄堰以爲滌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隄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墟鎮舊有隄牐。乃泰州泄水之處。其牐壞久。亦於此勅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於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於江。共爲石礎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爲名。鑿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隄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祕閣。淮東轉運判官。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慶元五年。兩浙轉運浙西提舉言。以鎮江府守臣重修呂城兩牐畢。再造一新牐以固隄防。庶爲便利。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嘉泰元年。守臣李珪言。州境北邊楊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鬲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

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於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橫河、五瀉諸港。通於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爲支溝。斷汶曲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於湖。北歸大江。東徑注於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旁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泄堰。日爲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壅塞。故雖有江湖之侵。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況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使客於此往返。每遇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漑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浚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廂。固護水源。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嘉泰二年六月壬午。浚浙西運河。宋史寧宗本紀。

宋寧宗嘉定間。臣僚言。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插。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比年以來。鎮江插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淮東總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撩。宋史河渠志。

汪綱知高郵軍。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烏鹵。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於朝。增一秩。知紹興府。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插江口。使泥淤不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闔。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勤。宋史汪綱傳。

陳居仁守鎮江。治古海。鮮界港爲石礎。丹徒境上。蓄洩以時。以通漕運。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宋史陳居仁傳。

李庭芝主管兩淮制置司事。至揚。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宋史李庭芝傳。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九

運河水

金都於燕。東去潞水五十里。故爲牐。以節高良河。白蓮潭諸水。以通山東河北之粟。凡諸路瀕河之城。則置倉。以貯傍郡之稅。若恩州之臨清。歷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皆置倉之地也。其通漕之水。舊黃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滄州。會川之境。漳水東北爲御河。則通蘇門。獲嘉。新鄉。衛州。濬州。黎陽。衛縣。彰德。磁州。洺州之餽。衡水則經深州。會于淖沱。以來獻州。清州之餉。皆合于信安。海墻。泝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牐。十餘日而後。至於京師。其他若霸州之巨馬河。雄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清河。皆其灌輸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流。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故常從事陸輓。人頗艱之。世宗之世。言者請開盧溝金口。以通漕運。役衆數年。竟無成功。事見漕渠。其後亦以牐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車輓矣。其制。春運以冰消行。暑雨畢。秋運以八月行。冰凝畢。其綱將發也。乃合衆以所載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視與所封樣同。則受。凡綱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裝一綱。裝畢。以三日啓行。計道里分泝流。沿流爲限。至所受之倉。以三日卸。又三日給收付。凡輓漕脚直。水運鹽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釐七毫。粟四十文。一分三毫。錢則每貫一文七分二釐八毫。凡使司院務納

課備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諸民戶射賃官船漕運者。其脚直以十分爲率。初年尅二分。二年尅一分八釐。三年尅一分七釐。四年尅一分五釐。五年以上尅一分。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四年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召問其故。主者云。戶部不爲經畫所致。上召戶部侍郎曹望之。責曰。有河不加濬。使百姓陸運勞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卽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五年正月。尙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官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五百里內軍夫浚治。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漳沱犯真定。命發河北西路及河間、太原、冀州民夫二萬八千。繕完其隄岸。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上忻然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千里內民夫。上命免被災之地。以百官從人助役。已而敕宰相曰。山東歲饑。工役興則妨農作。能無怨乎。開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罷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復開之。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北入壕。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計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還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相責曰。所餘三十日。徒妨農費工。卿等何爲慮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滓成淺。不能勝舟。其後上謂宰臣曰。分盧溝爲漕渠。竟未見功。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

至京師而價賤矣。平章政事駙馬元忠曰：請求識河道者，按視其地，竟不能行而罷。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七月大雨，滹沱盧溝水溢。金史世宗本紀。是年，滹泥決白馬岡，有司以聞，詔遣使固塞，發真

定五百里內民夫，以十八年二月一日興役，命同知真定尹鵬沙虎、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徐偉監護。金史

河渠志。

劉仲洙、宛平人，大定三年進士，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漲，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以賢能

進官一階，升河北西路轉運。金史劉仲洙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春正月，詔有司修護漳河，所須工物，一切並從官給，毋令擾民。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儲積不廣，詔沿河恩獻等六州粟百萬餘石，運至通州，輦入京師。金史

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五月，盧溝決於上陽村，先是決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至是復決。

朝廷恐枉費工物，遂令且勿治。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五月戊子，盧溝決於上楊村，湍流成河，遂因之。金史世宗本紀。

張大節，五臺人，為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嚙安次，承詔護視，隄成，擢修內司使。金史張大節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下視都城，高一百四十餘尺，止以射糧軍守之，恐不

足恃儻遇暴漲。人或爲姦。其害非細。若固塞之。則所灌稻田。俱爲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土。不然。則更立重插。仍於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幾可以無虞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夏四月丙子。詔封盧溝水神爲安平侯。金史河渠志。

徒單克寧爲左丞相。初。盧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河神爲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卽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金史徒單克寧傳。

劉璣。益都人。除同知漕運司事。嘗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授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隄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甚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璣向言漕運省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擢濰州刺史。金史劉璣傳。

金章宗明昌二年六月。漳河及盧溝河隄決。詔命速塞之。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三年三月。盧溝橋成。敕命名曰廣利。先是大定二十八年。詔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章宗更命建石橋。至是成。有司謂車駕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請官建東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間自應爲爾。左丞守貞言。但恐爲豪右所占。況罔利之人多止東岸。若官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便於觀。

望也。遂從之。六月，盧溝隄決，詔速遏塞之。無令泛溢爲害。右拾遺路鐸上疏言：「當從水勢分流以行，不必補修。」廟諱同口以下，丁村以上舊隄，上命宰臣議之。遂命工部尙書胥持國及路鐸同檢視其隄道。四

月，尙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自大務清口并咸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制可。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四年春正月癸未，有司言修漳河隄埽，計三十八萬餘工，詔依盧溝河例，招被水闕食人充夫。官支錢米不足，則調礙水人戶依上支給。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承安五年，邊河倉州縣，可令折納菽二十萬石，漕以入京，驗品級養馬於俸內帶支。仍漕麥十萬石各支本色。乃命都水監丞田樸相視運糧河道。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元年，尙書省以景州漕運司所管六河倉歲稅不下六萬餘石，其科州縣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賄延阻，人不勝苦。雖近官監之亦然。遂命監察御史一員往來糾察之。金史河渠志

烏古論慶壽，泰和四年，遷近侍局提點。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金史烏古論慶壽傳

金章宗泰和五年正月丁丑，調山東河北軍夫改治漕渠。金史章宗本紀是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淺澀，敕尙書省發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之。犯屯田戶地者官對給之。民田則多酬其價。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六年。尙書省以凡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以爲無與于己。致多淺滯。使綱戶以盤淺剝載爲名。姦弊百出。於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經之地。州官府衙內皆帶提控漕河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俾催檢綱運。營護隄岸。爲府三大興。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滄、清、獻、深、衛、濬、磁、洺、通、縣三十三。大名、元城、館陶、夏津、武城、歷亭、臨清、吳橋、將陵、東光、南皮、清池、靖海、興濟、會川、交河、樂壽、武強、安陽、湯陰、臨漳、成安、滏陽、內黃、黎陽、衛、蘇門、獲嘉、新鄉、汲、路、武清、香河、灤陰。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張行信言。船自通州入牖。凡十餘日。方至京師。而官支五日轉脚之費。遂增給之。金史河渠志。

韓玉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金史韓玉傳。

張翰。秀容人。宣宗遷汴。翰以戶部侍郎規措扈從事宜。至真定。上書言五事。一謂當按蔡汴舊渠以通漕運。上施行之。金史張翰傳。

金宣宗貞祐二年六月。潮白河溢。漂古北口鐵裹關門。至老王谷。金史宣宗本紀。

金宣宗貞祐三年。旣遷于汴。以陳、潁二州瀕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觀州漕運司設提舉官。募船戶而籍之。命戶部勾當官往來巡督。金史河渠志。

侯摯。東阿人。貞祐四年。進拜尙書右丞。嘗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金史侯摯傳。是年。從右

丞侯摯言開沁水以便餽運。上又念京師轉輸之勞，命出尙廐牛及官車以助其力。是年諭皇太子曰：中京運糧，護送官當擇其人。萬有一失，樞密官亦有罪矣。其船當用毛花輦所造兩首尾者，仍張幟如渡軍之狀，勿令敵知爲糧也。陝西行省把胡魯言：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可以紓民力。遂命嚴其偵候。如有警，則皆維於南岸。時朝廷以邳徐宿泗軍儲，京東縣輓運者歲十餘萬石，民甚苦之。金史河渠志。把胡魯與定四年，權尙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尙書省元帥府於京兆。時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寢困。胡魯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以爲便。金史把胡魯傳

金宣宗元光元年，於歸德府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以受東郡之粟。定國節度使李復享言：河南駐驛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卽仰給陝西。陝西地腴歲豐，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軍運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度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餘萬斛，且無稽滯之患。上從之。時又於靈壁縣潼郡鎮設倉都監，及監支納，以方開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泗以貯粟也。金史河渠志

金哀宗天興元年五月丁亥，鑿洧川漕渠，尋罷之。金史哀宗本紀

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而

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輸輓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功。至元十九年。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於是請於朝。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扞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入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中戶。忙兀解爲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二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運也。二十四年始立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并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

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背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益多矣。元史食貨志。

羅璧鎮江人。陸明威將軍總管鎮金山。至元四年。徙鎮上海。督造海舟六十艘。兩月而畢。十二年。始運江南糧。而河運弗便。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三。而以璧與朱清張瑄爲之。乃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入京師。賜金虎符。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

道運糧二十四年乃顏叛。璧復以漕舟至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督漕至直沽倉。潞河決。水溢幾及倉。璧樹柵。率所部畚土築隄捍之。陞昭毅大將軍。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歷都水監。改正奉大夫。通州復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而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鎮江卒。元史羅璧傳。

朱張海餉。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且言自古所未嘗行此道。昉自今始。然杜少陵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又昔遊詩云。幽燕夙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然則自昔燕地皆海運。非始於今矣。周密浩然齋視聽抄。

朱清張瑄者。海上亡命也。久爲盜魁。出沒險阻。若風與鬼。劫略商販。人甚苦之。至元二十一年。伯顏建議海運。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戶。押運糧三萬五千石。仍立海道萬戶府三。以清瑄與羅璧爲萬戶。轄千戶百戶。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出楊子江。盤轉黃連沙觜。月餘始至淮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西行。到九臯島。劉公島。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收界河。兩月餘抵直沽。實爲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萬石。二月開洋。四月直沽交卸。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是時船小。人多恐懼。至元二十七年。朱萬戶請長興李福四押運。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

洋進界河。不過一月或半月至直沽。漕運利便。是歲加朱爲浙江省參政。張爲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大德七年。招兩浙上戶自造船。與腳價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京師稱便。迤南番貢亦通。蓋自上海至直沽內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不出月餘。可以達。省費不貲。若長樂港出福州。經崇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我朝洪武三十年。猶倣其制。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樂間。通會河成。始不復講。

胡松
廣輿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於天歷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爲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恆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糜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尙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尙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由海

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迺爲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迺督之。旣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於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伯顏帖木兒白於丞相。正辭以責之。翼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候於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粟之載於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尙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尙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尙書脫脫察爾。兵部尙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元史食貨志。

京師之在燕自元始。故漕運之自南而北。亦自元始。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至元二十年。李粵魯亦自任城開穿河渠。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從東阿舍舟陸運。抵臨清。下漳。御至京。陸運道經在平地勢卑下。夏秋霖潦。艱阻萬狀。公私病之。至元二十六年。用壽張尹韓仲暉言。自安山西開河。由壽張西北過東昌。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決汶流以趨之。舟楫連檣。

而下。建堰閘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賜名會通。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未罷。山東全河備考。

元之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有仙鶴哨船。每船三十隻爲一綱。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爲三十。每綱設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爲之。其行船者又願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又專責清瑄輩。但加秩耳。不易其人。此所以享其利幾百年。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至正之末。天下分崩。猶藉張士誠給數年。豈非以措置得宜。久而不變哉。通漕類編。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隄爲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爲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漳沱。而真定免決囓之患。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一代之事功。不可泯也。通惠河。其源出於白浮。甕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插河踪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爲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二百一十步。壩插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爲便益。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

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河。凡役軍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沒官囚隸百七十二。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插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其壩插之名曰廣源插。西城插二。上插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插在和義水門西三步。海子插在都城內。文明插二。上插在麗正門外水門東南。下插在文明門西南一里。魏村插二。上插在文明門東南一里。下插西至上插一里。籍東插二。在都城東南王家莊。郊亭插二。在都城東南二十五里銀王莊。通州插二。上插在通州西門外。下插在通州南門外。楊尹插二。在都城東南三十里。朝宗插二。上插在萬億庫南百步。下插去上插百步。成宗元貞元年四月。中書省臣言新開運河插。宜用軍一千五百以守護。兼巡防往來船內姦宄之人。從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砌造插壩。所費不貲。雖已成功。全籍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擬設提領三員。管領人夫。專一巡護。降印給俸。其西城插改名會川。海子插改名澄清。文明插仍用舊名。魏村插改名惠和。籍東插改名慶豐。郊亭插改名平津。通州插改名通流。河門插改名廣利。楊尹插改名溥濟。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運糧河插。始務速成。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旦俱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勞。今爲永固計。宜用磚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文宗天歷二年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時

開挑通惠河。安置插座。全籍上源白浮一畝等泉之水。以通漕運。今各支及諸寺觀權勢。私決隄堰。澆灌稻田。水碾園圃。致河淺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甕山直抵大都運糧河。隄堰泉水。諸人毋挾勢偷決。大司農司都水監可嚴禁之。元史河渠志。

